

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七

表

上

太皇太后進衣表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以

聖慈垂裕啓萬年光大之圖景運維新極四海尊親之戴溥鴻恩於庶類配坤德之無疆錫

懿訓於孫謀比春暉之有耀欣逢令節敬展微忱恭惟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純仁積慶盛德凝庥高厚難名至道永
符於覆載禎祥駢集遐齡常並乎升恒值寶歷之方亨
仰璇階之正泰謹奉觴而介壽爰製錦以伸懷膝下本
支百世長看戲綵宮中堯舜萬方共覩垂裳率土同懽
普天咸忭臣夙承
教誨永沐涵濡瞻黼服之光華樂

慈顏之康豫伏願崇禧益茂耆壽增隆昭徽範於子孫亨昌後燕天之盛廣嘉祉於民物彰斂時錫福之仁臣踴躍懽忭之至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康熙十七年二月初八日

伏以

慈德同天五福集箕疇之盛遐齡配地萬方騰嵩祝之聲岡陵獻瑞於瑶階永符安吉日月呈輝於寶箕常竝

升恒遠邇尊親寰海忻忭恭惟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性成至德躬備純禧懿訓弘深範累朝
而作則恩施高厚含萬物而化光啓景運於維熙正期
頤之方茂南極光連寶婺隆名永戴重闈東風慶入韶
年佳氣恒瞻二月肅綺筵而介壽捧玉醴以稱觴藉庭
實之微儀冀
慈顏之一顧懽生殿陛喜溢階墀臣祗奉

誨言仰承鞠育合臣民之頌祝率子姓以賡颺伏願福
嘏無疆壽祺增盛玉冊煥千秋之彩徽音偕星漢同昭
瑶池埀五色之雲景祜與乾坤咸泰臣踴躍懽忭之至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八日
伏以時啓陽和萬國祝呼嵩之盛天開旭景千秋樂無
疆之休山川獻瑞於
慈宮八方同慶河漢呈祥於内殿四海咸清遠邇尊親

寰宇忻忭恭惟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性成仁聖德配坤貞日月竝光照率土

而作範雨露浹洽明物理而垂恩遇佳節於雍熙被春

風之浩蕩壽祉綿洪億禩福星臨耀兆年貽淑美之弘

規崇高厚之懿訓岡陵擬頌進扁額以敷揚葵藿申誠

賦詩詞而拜舞懽生丹陛喜溢彤墀臣服膺

誨言仰承咻煦實邦家之共戴顧慈孝之相成伏願純

瑕尤繁錫齡彌廣瑶池稱北斗之樽寶册上南極之籙臣踴躍懽忭之至

論

慎幾微論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天下之廣事物之衆其接於中而散見於外者至紛綸而莫可紀極然當其寂焉獨處萬感不交自人窺之罔測端倪而心之隱躍欲動者已灼然其不能遏此所謂幾也幾動而理與

欲遂分是以古之聖賢於一念之發必審之於中曰此為理乎為欲乎理則擴充之欲則禁止之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為補救也以故理日長而欲日消昔大禹嘗以慎乃在位告舜而復推其旨於安止幾康舜之庸作歌也亦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不言事而言幾何哉蓋事顯而幾微也微則幽而難辨危而難持茍非察之於早而謹之於終則天命之在人者必漓心之安於止者必蕩軼而踰檢矣朕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惟恐

隱微之地有一端未善故曰講求於先儒性命之學以務盡其誠意正心之功而猶恐未得其要也孜孜焉從事於惇頤之所謂思張載之所謂豫朱熹之所謂敬劼毖罔懈庶幾慎獨之方可企而全歟由斯以覩易與書之言幾猶大學之言獨中庸之言微顯也其道總不外於一慎而已矣然朕勉焉而未能自信也蓋人心道心消長靡定勢不中立或縱於一時而貽於久遠或疎於一事而誤及多端則其失非淺鮮也其何以無歉於聖

賢性命之學乎哉

無逸以致壽論

三代盛時民風沕穆政令醇簡天下諸侯分治其國為之君者可以優游坐治矣乃聖君處此必兢兢業業宵旰不遑以自勞其神力然卒獲享遐福而成令名秦漢以降廢封建而為郡縣凡事之有關於宮府者無不奏請於天子其幾務之衆千百倍於三代宜為之君者日給且不暇乃或自圖便安至信神仙為可學輒為方士

所誤曾不之返者何哉朕嘗觀於商周漢唐諸往事而得其故矣人君之所無逸者莫如商之中宗與高宗及周之文王中宗則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則作其卽位不敢荒寧文王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而考其享國之年此三君者最為悠久迄今無逸一篇班班可覩也人君之好逸樂者莫如秦之始皇漢之武帝唐之憲宗始皇既并天下方士爭言不死之藥於是遣使訪三神山久之藥卒不可得武帝敬鬼神之事祠太乙建飛廉

館作柏梁臺以招天神之屬游心芒忽者數年究無左驗乃自歎愚惑憲宗詔求方士用柳泌為刺史求仙藥後服之日益躁渴夫中宗高宗文王之敬修其德而享福者若此始皇武帝憲宗之博養其生而寡效者若彼然則帝王致壽之道從可識矣宋儒呂祖謙曰敬之方壽之理也蓋無逸則主敬主敬則無欲無欲者仁也孔子曰仁者壽又仁則有德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是也則壽之理亦視其德之盛衰為何如耳

朕願後世之為君者無惑於神仙之說而第求之無逸之旨則身與天下皆蒙其福矣

君臣一體論

泰交之治其惟唐虞之世乎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泰之象乾下坤上天之氣下降地之氣上升陰陽交而成歲功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經也唐虞之時君都而臣俞君吁而臣咈同其寅焉協其恭焉上下交而成治功也昔人謂天下猶一身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其次

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癃殘疾則癢疴疾痛舉切吾身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際乎三代以還堂廉疏遠志氣日暌上之情無以達於下下之情亦往往至於壅閼而難以自通政治之𡚁率由於此唐之太宗受言納諫時時延訪羣臣藹然有家人之誼故貞觀之政庶幾近古後之圖治者莫能及焉有明之世君臣濶絶至有輔弼之臣經年不一見顔色者凡出納之命皆假於宦豎之手相沿不變以至於亡此上下

不交之所致也我
列聖相承上下一心志氣感孚罔不周浹朕嗣守丕基
臨御以來無一日不與羣臣接見恒恐席崇高之勢不
克盡羣下之情嘗讀易至泰之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
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言保泰之臣能以中道合乎君也
泰之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言主泰之君能柔中虛
已以應乎臣也五之義朕方自勉以仰企乎唐虞之治
二之義則尚賴百爾有位一乃心德以匡不逮此又君

臣一體之實也

寬嚴論

昔子產之論政也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斯殆為鄭言之耳要非致治之本論也致治之本在寬仁令夫天化育萬物生之以春長之以夏成之以秋藏之以冬陰陽消息四序代嬗而其道歸於生生為用仁愛為極夫豈春夏寬而秋冬嚴歟古之聖王知其然體上天仁愛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齊之刑以

範之惟務化民於善閑民於義而已不忍制民以術怵民以威也是故五刑之屬三千皆本惻怛之心以出之而非慘刻峻削之為也夫物剛則折絃急則絶政苛則國危法峻則民亂反是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三代之成事無論已秦用李斯挾荀卿之學行督責之令不數年而秦亡漢高以寛大為政入關而萬民大悦光武以柔道治天下而王業用興唐太宗聽魏徵之言崇尚教化而幾致刑措是古之帝王以寛得之者多矣未

聞其以寛失也若後世祖述申韓之徒有謂民驕於愛聽於威非嚴不足以集事不知衰世之主百度廢弛馴致淪敗者其失在紀綱廢弛詎寛之謂哉朕撫綏元元期以純王之道化民成俗凡束濕之政弗敢庸也苛察之明弗敢尚也恐恐焉日慮其刑之重而德之薄夫寧恐從事於猛歟書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詩書之言朕之著鑑矣

慎刑論

聖人之治天下有禮有刑禮也者所以勸民之為善也刑也者所以禁民之為非也五倫以為準三物以為坊漸而摩之優游而自化之邪慝不作比户可封聖人之心豈不甚愜而勢有不能於是制為刑罰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懼然有所畏而不入於非彝是刑之設也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其輕者傷肌膚重者戕性命天下之慘痛至刑罰極矣聖人在上不能使天下無刑人而

政平訟理一民一物卒無顛連困苦之虞者則惟此慎刑之道得也夫生人之性有善而無不善陷溺既久匪僻迺生一旦罹於鄉罰雖欲悔之固無及已故聖人之慎刑所以全民衷也雨露雷霆天之所以成歳功也而一歳之中雨露時行雷霆之用不數數見焉故聖人之慎刑所以順天道也在易之噬嗑其象為明罰勑法而即繼之以賁曰無敢折獄豐之象為折獄致刑而即繼之以旅曰明慎用刑噬嗑上離下震豐上震下離於義

為明為斷而責與旅皆有艮體於義為止聖人之意以為用刑之道貴乎明斷相資而必本之於至慎聖人之心如此其昭然而可覩也然則慎刑者所以止刑也書曰刑期無刑其謂是歟朕嘗謂欲天下之治必使刑獄清簡者誠有見於此也蓋惟刑慎則不濫善人無誤罹文網之懼刑慎則必當不善者無僥倖苟免之心天下雖大天下之民雖衆使為善必蒙福澤為不善必不可倖免則是非别白大道昭明會極歸極是訓是行而刑

措不用矣

學校論

治天下者莫亟於正人心厚風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將以納民於軌物者也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蓋自家至於國莫不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

學自幼至於長莫不皆學凡學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本干戈羽籥以為之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於是焉觀之六德六行之教於是焉取之所以淑其耳目手足之舉措而養其心以復其性以為修己治人之大者可謂備至矣是以當時之君子履信思順以事其上小人亦皆樂循禮而恥犯法佚撻不事而至治以興後世學校寖廣博士之途寖繁所以立教之方失先王之遺意士之遊其中者直以為利禄之階欲期道德之一詎不難哉

且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爾而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為修已治人之道哉故曰教隆於上化成於下教不明於上而欲化成於下猶却行而求前也教化者為治之本學校者教化之原欲敦隆教化而興起學校者其道安在在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內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

也夫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七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八目録

論

辯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八

論

禮樂論

禮樂何始乎始於天地而通於陰陽何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中處尊卑燦列而禮以行二氣絪緼合同而化而樂以興禮者主於一定其道屬陰樂者主於流通其道屬陽故漢儒謂陽倡始是以樂言作陰制度於

陽是以禮言制此禮與樂之所由分也然二者不可偏勝禮勝則過峻而違人情樂勝則和而無節日流蕩而忘返猶之陽勝則亢陰勝則溢也朕甞讀周禮有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又似乎禮原於陽而樂原於陰者何哉蓋天之所產陽也而其沖然無象者則為陰之靜地之所產陰也而其磅礴外見者則為陽之動故大宗伯之掌禮大司樂之掌樂其防民之道二而一也朱熹曰嚴而泰和而節夫

嚴者禮和者樂而所謂恭與節者非禮之中有樂樂之中有禮歟然此特言其禮樂之理爾若夫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漸摩天下則必上之人履中蹈和秉至德以為之基而後可協天地之極此朕之所以歉然而不敢足也

居敬行簡論

觀民氣之静躁而政之得失可知也觀政事之繁簡而治之隆替可知也上古之世淳淳悶悶執契而自平結

繩而自治猗歟盛矣自禪繼相承創守代見張弛因革道非一端約而舉之其政簡者其治隆其政繁者其治替此古今不易之理雖百世而可知也雖然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若夫宰治之原則有至要者存焉使操之本無而一以簡為主則任法之獘必傷於綜核省事之漸必流於叢脞秦之衡石程書晉之清言名禍其所失均也必也主之以至一本之以無私正心以窮理而是非不得淆其中虛已以知人而邪正不得熒其外夫

然後見之措施清静晝一無為而治事有不期簡而自簡者故曰君子之學大居敬

農桑論

嘗觀王政之本在乎農桑虞舜之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禹之告舜也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殷之考績羣辟亦曰稼穡匪懈周以農事開基至成王之世制禮作樂典章明備彬彬郁郁然周公所作矇史所歌若豳風七月之篇其道于耜舉趾采桑載績之事反

覆不置何前後聖同一指歟蓋農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農事傷則饑之原女紅廢則寒之原小民饑寒迫於身而欲其稱仁慕義有無不競遵路會極其勢不能朕嘗躬行三推以率天下農矣而敦實崇儉之令繩督有司靡不加意宜乎薄海以内襏襫之衆比肩於野杼柚之聲相聞於里庶幾古初醇樸之風乃逐末者未盡息而錦繡纂組之文日盛也中夜求治惄焉慮之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哉斯言使天下之

民咸知貴五穀尊布帛服勤戒奢力田孝悌而又德以道之教以匡之禮以一之樂以和之將比户可封而躋斯世於仁壽之域故曰農桑王政之本也

讀書貴毋自欺論

古之聖人生而知之猶必學而取諸人者不敢自信也不敢自信者不敢自欺也蓋人之知也有涯不能憑虛以悟故必假於詩書六藝之文誦讀以舉其詞思索以晰其義綜微研賾以窮其指歸而後可以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然詩書六藝之文至奥博矣有其所可知者亦有其所不可知者使不加以深造之功而概以為有得則其不可知者吾心先受其蔽而可知者亦危殆而有所不安是自欺也豈所謂格物窮理之學乎朕自沖年讀書於隻字未明必往覆尋繹積漸於諷詠之中而未能實獲於義藴之内竊以為古人毋自欺之學即此為可見故不敢不致其力也夫誠意之要首嚴自欺於以正心於以修身於以治國平天下豈獨讀書一事

為然哉

讀書貴有恒論

為學之道朕既要其本於毋自欺矣雖然尤患於始勤而終惰也蓋聖賢入道非學之難而有恒之為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夫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常若原泉始達汩汩不已而必曰時者則恒之說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君子博聞强識敦行不怠以故知日廣而能日崇若朝勤而夕懈進

銳而退速則學彌晦矣何光明之有是詩人之言要亦恒之說也人之為學非好之篤嗜之深其勢必不能以持久何則詩書之氣未克浸淫於性情之内則離而去之矣求其學之有成詎可得哉朕自八齡雅好典籍無論細旃廣厦諷詠古訓日與講臣共之即至鑾車帳殿之間罔廢圖史尋味討論弗敢畏其艱深而阻焉弗敢騖於外物而遷焉蓋初終如一日也然聖賢理道至為精微朕孜孜矻矻愧僅得其糟粕耳苟能由是而益加

勉焉庶於學問之途或尚有所獲但恐志氣怠弛乘於不覺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克終之不易也朕用是兢兢焉以有恒為警云

王道論

治天下必審擇所以為治之道然後運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勞蓋得其道則一時無赫赫之功而久大之業可以永建而不拔不得其道則雖殫精斁形而終無以幾於治故治理之方不可不審也其要在仁義而已矣昔

三代之盛也蠲煩去苛屏飾斥偽先躬行而後文告崇禮讓而緩刑罰優游漸漬不期效於旦夕迨積之既久風俗日茂人心日醇大化敦龎號為上理此行仁義之所致也秦漢而下務為一切苟且之政以檢束其民民生其時亦皆匿情飾貌以應其上上下相蒙競趨婾薄治功之降遠不古若此則不行仁義之過也故曰仁以育之義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養也義以正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聖人久于其道

而天下化成蓋言王道之成仁義之效也是以聖王在上制田里廣樹畜省刑而薄歛崇本而抑末使天下之民家給人足有俯仰之樂而無阽危之患由是立庠序之制置慈惠之師修六禮以節其性播六樂以淑其情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禁其非當是之時六合之遠一家之積也四海之廣一身之推也天下之久安而長治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其去夫驩虞之治不亦遠乎嗚呼天下重器也有天下大業也彼挈缾之智猶必曆

之於至安況夫居重器而履大業者哉盍亦知所擇矣

過金陵論

金陵禹貢揚州之域秦立郡縣為秣陵兩漢因之孫權時稱建業東晉及宋齊梁陳地號佳麗隋唐之間六朝舊跡漸致湮没南唐李氏始更築城名金陵府明有天下建都於此窺明太祖之意以為宅中圖大控制四方千百世無有替也歲在甲子冬十一月朕省方南來駐蹕江寧將登鍾山酹酒於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宫荊榛

滿目昔者鳳闕之巍峩今則頹垣斷壁矣昔者玉河之灣環今則荒溝廢岸矣路旁老民跽而進曰若為建極殿若為乾清宮階磌陛級猶得想見其華構焉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間經營大業應天順人奄有區夏頃過其城市閭閻巷陌未改舊觀而宮闕無一存者覩此興懷能不有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之歎耶昔人論形勢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然金陵雖有長江之險為天塹而地脉單弱無所憑倚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歷

數之不齊或亦地勢使然也明自文皇靖難之後嘗以燕京為行在宣德末年遂徙而都之其時金陵臺殿苑囿之觀聲名文物之盛南北竝峙遠勝六朝迨承平既久忽於治安萬歷以後政事漸弛宦寺朋黨交相構陷門戶日分而士氣澆漓賦斂日繁而民心渙散闖賊以烏合之衆蚔手燕京宗社不守馬阮以闒偽之徒託名恢復僅快私仇使有明艱難創造之基業未三百年而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有國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業業取前代廢興之蹟日加儆惕焉則庶幾矣

勤儉論

嘗觀堯以執中之旨授舜舜以執中之旨授禹而孔子之稱禹曰無間然舜亦美其勤邦儉家蓋以禹之奉巳簡薄而於天地祖宗生民數大事克備夫道以致其厚有合於中之旨焉夫崇宮室豐飲食美衣服此人心也其幾易溺敬天地孝祖宗拯民生此道心也其幾易怠

溺則侈侈則嗜慾日荒怠則逸逸則理道日遠發於一心見諸天下而盛衰治亂之途判矣傳曰私欲弘多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遠者距違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至書載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言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伊尹之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與勤之道盡之矣朕檢身省心常恐弗及故萬幾日御以自砥礪而宮中府中之用刻意損抑較之前代每歲所需十不及一雖不敢比於

大禹文王之為君而兢兢勿侈勿逸之念恒欲化雕返朴祛肆崇敬以務幾乎道然人心危而道心微苟侈泰之私中於幾微勢必形於家國其幾有不可遏者則慎修思永尤執中之要道也歟

辯

王霸辯

禪繼之統分而後有三王會盟之事興而後有五霸世之儒者尚論古今推明已事語仁義則尊隆王道言權

術則崇尚霸功要其同異得失之辨可得而言也大約出之有誠偽行之有公私耳天下之民其阽於危而思即安也不啻如饑之待哺寒之待衣上之人有萬物一體之懷有天下為家之意仁以漸之義以摩之而下之人亦皆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師保咸有不忍去其上之心此王道也法立而政明令行而禁止有市德於下之心而下亦有所懾服此霸功也故誅伐同也而應天順人之與克咸立慬不同也播告同也而至誠惻怛之與

喚咻嘔喻不同也此誠偽之分公私之辨可以見王霸之大端矣世或有謂古今異宜王霸貴乎雜用者不知古今雖異而天命民彝之理豈有異乎春秋戰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世風日下人心日偷矣而孔子孟子生於其時不聞有隨時遷就之説所守者一以道德仁義為歸雖其不能見用於時君而萬世之天下皆得以其空言治之孰謂王道之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乎若以雜霸之術而欲奏熙隆之治猶適越者而北其轅也故作

王霸辯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録貢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九目録

序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九

序

性理大全序

朕惟古昔聖王所以繼天立極而君師萬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備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執中之訓肇自唐虞帝王之學莫不由之言心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則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葢天性同

然之理人心固有之良萬善所從出焉本之以建皇極則為天德王道之純以牖下民則為一道同風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朕荷

太祖

太宗積累之休纘承

世祖章皇帝鴻業夙夜祗懼嘉與海内期登隆平每思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經發揮聖道者莫詳於有宋諸儒迨

明永樂間命儒臣纂集性理大全一書朕常加繙閱見其窮天地陰陽之藴明性命仁義之旨揭主敬存誠之要微而律數之精意顯而道統之源流以至君德聖學政教紀綱靡不大小兼該而表裏咸貫洵道學之淵藪致治之準繩也歲月既久版籍殘缺特命禮臣重加補訂以備觀覽爰製序於卷端朕方精思格言探討緒論以遐稽乎古帝王心法道法之微亦欲天下臣民究心兹編思降衷之理安物則之恒庶幾咸盡其性以復臻

乎唐虞三代熙皥之治云爾

文獻通考序

朕惟治天下之道莫詳於經治天下之事莫備於史人主總攬萬幾考証得失則經以明道史以徵事二者相為表裏而後郅隆可期經史而外編纂之書不啻百家其溯委窮源足資化理而部分類別便於覽觀者莫善於宋儒馬端臨所輯文獻通考一書以古為鑒則取諸文以人為鑒則取諸獻一展卷間而上下千餘年貢賦

之贏絀人才之進退規制之沿革禮樂之廢興輿圖之險易災祥之感名是非隆替瞭如指掌可以為考鏡之林稽古之助矣間嘗披覽史冊漢唐以降代有誼辟以彼更絃易轍鮮不各有張弛然而法立弊滋罕臻盡善豈非博綜往事曲協時宜之為難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跡今歷代之已事具在自唐虞以迄宋季中間因時適變義例棼如詳考事理之源流衆以諸儒之論說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牽

循舊章斟酌損益端於是書有藉焉流傳歲久版籍殘缺特命禮臣重加補訂俾成完書朕聽政之餘時勤乙覽爰製序於卷端以昭示海内凡我庶府諸司尚其共討舊聞與治同道庶稱朕表章之意也夫

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巳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

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

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

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日講書經解義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

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揺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邪説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

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為堯舜禹文身之者為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為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奈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説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兹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

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日講易經解義序

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包犧神農黄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

易為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蘊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參考諸儒註疏傳義撰為解義一十八卷日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别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

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刋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執事矢于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泰交嫓於明良而太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為治法之意也夫

重刻番藏經序

朕聞羲文既衍遠開經籍之源禹範旋披弘啓文章之籥溯淳風於太古恢景運於中天大義微言較日星而

竝燦靈篇寶籙偕嶽瀆以爭奇即至祐國庇民有祝史
受釐之冊和風甘雨有陰陽占候之家總皆以崇有為
歸遂各著闡幽之論若夫十方四諦之門三明六通之
業夢金人於漢帝白馬馱來序聖教於唐宗青蓮湧出
琅函東度登黃珉碧玉之壇金疊南翻建獅子龍王之
會竺蘭授記宗風振四十二章元奘載歸勝果揚六百
餘部用度閻浮之域長留震旦之區原其流行弘網意
在挽回末俗依然忠孝言言祛妄存真亦曰仁慈念念

勝殘去殺心燈夜炳則照徹昏衢意蕊晨飄則涼生火宅雖殊途而一致實異派而同源兼以諷誦仙輪仰祝靈長之祚敷宣教鐸俯垂濟渡之航固所贍依寧無裨補是知乾綱在握無俟藉響於法螺而當泰宇方隆竝可徵休於香象矣朕採索古今研窮謨典皇風帝緒之策時摰牙籤名山秘笈之藏更披玉軸雞籌報曉資啓沃於經幃鳳炬分宵備詢謀於冊府憲章所係討蒐文獻之遺儒術攸崇紹明理性之學際兹車書一統庶幾

軌物咸遵至於意樹心蓮未展貝多之葉鶴林鹿苑偶
臨般若之臺究玉鏡之圓光覽金繩之妙諦伏惟
太皇太后遐齡永錫齋心舍衛之城
皇太后純嘏殷流報禮祇洹之役曩者林衡授矩無非
桂棟海梁于馬竹素成編盡是彫談奥辯供億靡勞於
部屋不涉民財經營悉出於芝宮非關内帑念真乘之
慧業宜宣而梵唄之潮音未廣乃稽歷古傳燈之録更
輯千山印鉢之篇番藏舊文爰加鐫刻緑縹裝就八觧

高超黄錦開時七花遠邁誠以導瓊暉於紫幄分璇彩於黄圖助啓芳詮廣崇大藏頌兩宫之景福延萬姓之鴻庥式弁簡端用資褒讚云爾

古文淵鑑序

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絡非文不宣聖作賢述非文不著其為用也大矣書契以後作者代興載籍充盈體製不一約而論之靡不根柢於羣經權輿於

六籍如論說之類以疏解為主始於易者也奏啓之類以宣述為義始於書者也賦頌之類以諷喻為指始於詩者也傳叙之類以紀載為事始於春秋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雖流别各殊而鎔裁有體於是能言之士抒寫性情賁飾辭理同工異曲以求合乎先程皆足以立名當時垂聲來葉彬彬郁郁稱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人不一製著作既富篇什遂繁不有所裒輯慮無以觀其備也不有所詮擇慮無以得其精也古來采獲

之家載在四部名目滋多類皆散佚其流布人區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吕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代各為一編夫典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於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或通於千載損益無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朕留心典籍因取古今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

經者彙為正集即間有瑰麗之篇要皆歸於古雅其綺章秀製弗能盡載者則列之別集旁採諸子録其要論以為外集煌煌乎洵秉文之玉律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文互用而大化以成聖賢之業博約並施而性功以備是書也雖未足以盡文章之勝於聖人游藝之旨亦庶乎其有當也夫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十九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目録

記

宮中日課記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

記

鄭州水淀記

康熙十八年巳未暮春之初朕萬幾有暇行幸鄭州于是惠風拂地淑景浮空節應佳辰時登令月與羣臣春蒐於南浦泛舟於河淀庶憑歡心以名和氣萬物暢茂順陽和而布政三光燭耀賑貧乏以勸農雖無山林臺

閣之趣水村林藪有淳厚之俗沙鷗錦鱗互相游泳春花野草參差萬狀覩之不足因同侍從諸臣題詩賦鼓瑤琴俯仰古今飛觴飲宴昔人横汾昆明之遊皆所以洽上下之情同君臣之樂豈獨流連光景已哉故記之

乾清宮讀書記

二帝三王之治敻然尚已後之人興於千百世之下而欲遐稽往烈以為多聞畜德之資非載籍是賴厥道無由顧載籍極博大而道德之淺深政理之因革小而聲

名度數采章文物之繁靡弗該也靡弗悉也若徒習其文辭侈其浩博而不深考其道法之大原得諸心而致諸用古人之言皆陳迹耳於我何與焉朕自沖齡性耽問學踐阼訖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視事講臣執經羣工入奏未嘗一日不與相接既退裁決庶務披覽章疏有間則書冊翰墨之外無他嗜好端居乾清宮取六經之書發而讀之以求契夫古聖人之心將以致其用而未能也又上下古今旴衡數千載思昔人之所以

致其用者而求之乎紀志表傳編年紀事之文將以考其用而知其心之所存朝斯夕斯怡然忘倦蓋浩乎其未有涯悠然其未有艾也比者海宇乂安國家閒暇而風俗人心未能登進淳良聿臻上理每一念之憪然於懷將以得之於心者而實致諸用焉積晦明閱寒暑展卷吟誦神理淵穆如晤古人夫乾為健天得一以清所貴執中而建極也自强不息以希天遜志好學以希聖朕雖不敏詎弗勉旃

南巡筆記

康熙甲子春日有以時值上元請行封禪及巡狩燔柴諸典禮者夫朕涼德菲躬臨御海寓迴年以來水旱兵戈民亦勞止雖邀天庇佑四海蕩平萬姓樂業實未有豐功偉烈足以昭示來茲何敢放法前人銘功紀德至於巡狩古天子所以周省侯國使諸侯肆覲明堂考其政績令天下之權統一於内督撫之賢不肖朕皆得而知之又無事於巡狩之名也惟是近畿郡邑屢經巡幸

補助時施而東南黎民風俗尚未周知乃於秋九月陳

請

兩宮暫違定省二十八日出京師經河間過德州閱濟

南城觀趵突泉題曰激湍百姓遮拜馬首口户繁盛比

屋可封昔稱臨淄之間肩相摩轂相擊者今尚有遺風

馬十一日至泰山石徑崚嶒緩步登陟四十里御障崖

瀑水懸流五大夫枯松猶在巖畔或亦後人繼植者入

南天門捫秦時無字碑至孔子小天下處眞可収羅宇

宙暢豁襟懷題普照乾坤雲峰諸字宿泰山巔月色清朗賦詩遣興來日登日觀峰看扶桑日出下山祀於嶽廟嶽為五方之長發生萬物故躬祀之為蒼生祈福十三日雨雪駐蒙陰縣侍臣云明日小雪喜其應候詰朝雪霽望蒙山峰頂半入雲霧或隱或現其上石衣土人攀縋取之名蒙山頂上茶嘗考四川雅州有蒙山五峰極高峻上產甘露茶世所傳者或雅州之蒙山也渡沂水取魚既多且鮮因遣使馳進

兩宮以志思戀之懷蕖花鋪青淮之界居人輻輳十八日發宿遷縣閱黄河北堤岸一百八十里頻年水患工役浩繁民俗罷敝不若山左之庶饒渡河舟行過清江浦淮安府商賈往來舟楫如織寶應縣高郵州邵伯鎮皆以湖水汎濫未復故道居人草屋臨流床竈半在水中朕甚憫焉登岸步行十餘里親察水勢召集耆老秀才細訪其故皆云自海口壅塞水無所歸二十年來田畝巳成巨浸賦詩紀事思所以拯濟之廿三日抵維揚

市肆繁華園亭相望遊平山堂天寧寺百姓持香夾道
意甚誠敬平山堂乃宋臣歐陽修所建修以文學侍從
之臣出知揚州為政之暇優游談讌傳為佳話故朕詩
有文章太守心偏憶之句廿四日將由儀真幸江寧府
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波恬浪
靜瞬息七十里沙船江中戰艦也自岳州長沙用兵以
來多得其力今河海清宴當時戰具僅供渡江之用然
安不忘危朕於此時未嘗不念艱難用武之際次早登

金山孤巒隱岫屹峙大江中飛閣流丹金碧照灼更有一峰離立曰善才石郭璞墓在其西上有妙高臺留雲亭朝陽洞下有中泠水稱天下第一泉朕率扈從諸臣一一探眺縱目千里題江天一覽四字并賦二詩竹林禪院在鎮江府城南五里曲徑逶迤茂林修竹高者四五丈大者圍尺青葉碧枝陰森崖谷實北地之所未有晚而登舟揚帆丹陽縣常州府無錫縣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達姑蘇舟人云從無如此之速者

廿七日由楓橋入閶門登城閱視士民觀瞻莫不忭舞有獻賦頌者是日駐蹕城中念執事人役辛勤遠來遍賞白金聽其各帶方物以示體恤廿八日回鑾過虎丘山不甚高亭榭闌檻布滿其上千人石高下可容千人傳為生公講經處故旁有點頭石劒池在夾崖中殊可觀平遠堂俯瞰虎丘之背田疇林木望若錯錦蘇民仍列酒坊茶肆各安生業管絃競奏覺有昇平景象然徒事紛奢罔知務本末若東北風俗之樸實耳夜坐舟中

與侍臣高士奇探論古今興廢之跡或讀尚書左傳及先秦兩漢文數篇或談周易或賦一詩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為常蓋詩書意味深長不似耳目之好易於煩厭也舟過無錫縣遊錫山觀惠泉石甃八角池水色渟泓味較玉泉遠不相及不知前人何以稱之為第二泉二十九日由丹陽縣陸行初一日過句容縣蜿蜒石堤數十里抵江寧府雨花臺在城南登之則江山城郭歷歷可見報恩寺規制弘壯寶塔九級金碧琉璃畫

鏤梵相結構之巧殆竭人工非前代内帑所修不能至此城中闤闠充實煙火萬家景物太平昔稱六朝佳麗今亦不減大都也明日祭明洪武陵見其頹廢勅地方官禁護之過明故宫僅存遺趾不禁慨然作過金陵論并賦一詩登觀星臺望後湖題曠觀二字又明日再遣使進

兩宫方物閱鎮將射於教場頒賜扈從諸臣幣帛督撫

御衣初四日發江寧府泊燕子磯峭壁臨江亦有勝致

初十日閱高家堰堤工望洪澤湖汪洋千頃復由河南岸行一百八十里過桃源縣十一日渡河至宿遷次日駐蹕蒺花鋪自郯城沂州取道東兖渡沂濟祊汶泗諸水泗水出陪尾山下泉林寺側石穴吐水衆泉俱導古樹成林有石碑刻子在川上處然闕里志載孔子觀川亭在尼山宣聖廟側未知孰是十六日長至節天氣晴暖無朔風祁寒扈從諸人莫不欣喜十七日過少昊陵顔子林駐蹕曲阜縣南十八日黎明祀於闕里齋心穆

穆若有所見禮畢坐詩禮堂命孔氏子孫講周易大學

遍觀車服禮器及漢唐碑版檜樹在大成門内古榦蒼

然苔蘚潤澤眞靈蹟也敬想至聖道冠百王前代留金

銀器具皆人力可辦獨以仗前曲柄龍盖留廟中并書

萬世師表四字過闕里詩古檜賦出北門釃酒孔子墓

下伯魚墓在孔子墓東十餘步子思墓在其前西有子

貢廬墓之所左有宋眞宗駐蹕亭林中奇樹葱鬱未可

計數行三十里駐蹕兖州府杜甫所謂浮雲連海岱平

野入青徐是也念周公制禮作樂道接文武頃過曲阜未得躬謁廟庭特製祭文遣親藩代祀之遂由汶上東阿高唐至德州亟欲定省
兩宮兼程而歸是行也往返數旬所歷山東江南諸郡縣日以周諮民隱體察吏治為首務行道之頃復得覽其山川憑弔古蹟至於地方利弊則將有以斟酌損益焉率筆記之示朕之不徒事遊豫也

泉林記

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羮牆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覲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已迺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夙昔所懷今兹可慰歲之冬十月輿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嵱岈清流蕩潏下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為子在川上

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陂陁幽曠樹木茂密雖古今
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日杖屨
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歎者其卽斯
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
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
窮聖人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
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懷耶孔子之繫易其言天也曰
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

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若是焉而已矣朕既幸宮牆親覿至止非遙而又喜泉源勝地聖跡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為之記

雪記

民之貧富關乎歲歲之豐歉因乎天稼穡之道雨暘時若不苦旱不病澇則力作省而百穀暢茂及乎西成收穫必倍是謂豐年若宜暘而雨宜雨而暘高下燥濕違乎物性農力必困而百穀之登亦絀矣朕撫兹兆庶念

民為邦本而歲為民天故衡量雨暘首於農事為兢兢比者畿甸之内夏則少雨冬則少雪蓋偏於陽也間省刑簡賦廣行賑恤天亦隨感輒應然甘澤之施未極汪濊恒用為憂甲子冬南廵還京師越數日大雪幸薊州復雪喜而記之以詩於時三輔郡邑遠近數千里田疇溝澮罔弗霑被數年以來未之有也小雅信南山之章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繼之曰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言乎雪盛於冬而潤澤乎春能使土膏饒洽而

百穀豐實以臻有年之慶也則玆之應候而降周徧繁密淪浹郊圻若此將五土之宜賴以潤三農之緒賴以興殆豐年之徵也謂非天之所貺歟聞之雪乃五穀之精得則歲豐歲豐則民富朕於是有厚望焉因援筆而為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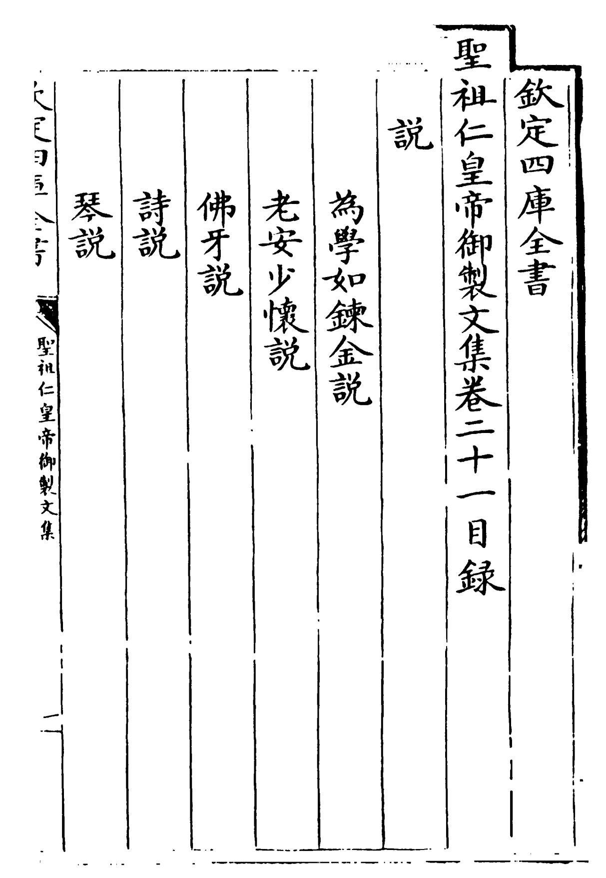
宫中日課記

嘗讀商頌之詠成湯也曰聖敬日躋周詩之詠文武也曰緝熙曰執競其詠成王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而史亦

稱大禹惜寸陰蓋古帝王未嘗不終日乾乾夕惕若也
朕於宫中未明求衣辨色而起則命講官捧書而入討
論義理是典學者為一時出御宫門則羣工循序奏事
朕親加咨度是聽政者為一時已而閣臣升階朕與詳
求治理咨詢軍國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務各有攸司廷
臣退乃裁決焉既事竟罷朝宫中圖籍盈几案朕性好
讀書丹黄評閲輒徑寸辨别古今治亂得失暇或賦詩
或作古文或臨池灑翰以寫其自得之趣止此數事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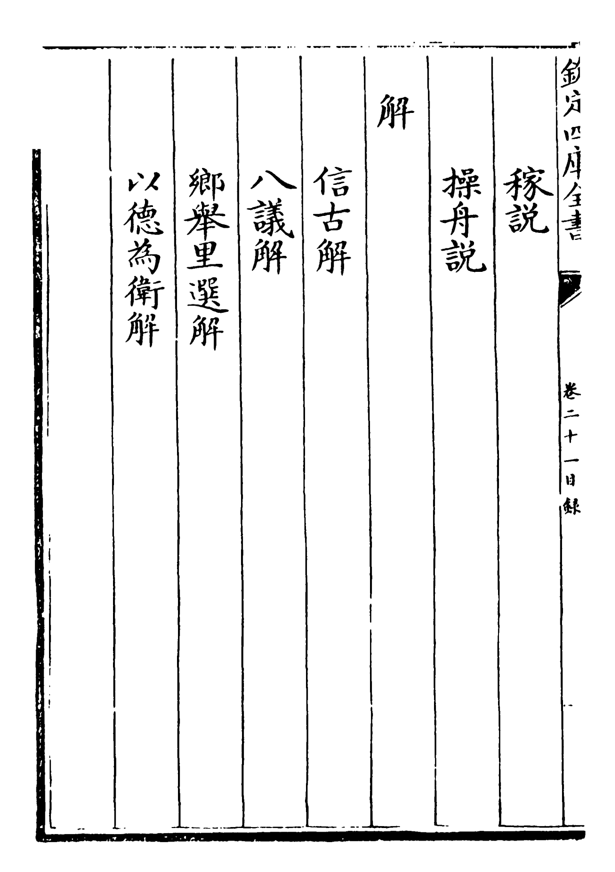
不覺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燭玉漏初下則省一日所進章疏必審其理道之安而後已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如是者歲率以為常夫禹湯文武成王之德自揣烏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幾焉因為記自勗以比於盤銘之義云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目録

說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

說

為學如鍊金說

伊尹之告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先儒釋之以為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德無常師泛觀而博取也學既有得不可無一貫之理協於克一反覲而約求也昔人有云聖人之取善如治人之

鍊金或取於沙或取於水初無定在所謂德無常師也迨既鍊焉沙者忘其為沙水者忘其為水但見其為精純之金所謂協於克一也其喻可謂至明切矣而猶惜其旨之未暢也蓋金之在礦也其為沙礫者恒多其為金者恒少此猶繼善成性之後天爭漸漓人心危而道心微也及夫金之在冶其質判矣然必汰其非金者而存其是金者此猶人之氣稟不能無殊善不善之數常雜揉而互勝而研辨之功則在乎去不善以存其善也

至於就冶之後則所見無非金者然金猶有上下之品必淬之鑠之以務底於精然後為鏐為鐐者出焉此猶衆善會歸之後吾以一心統其全於萬事萬物之理一以貫之是純粹之至一之極也昔揚雄之言因鑄金而得鑄人久矣金之說之通於道也然自非深於學者其孰能知之哉

老安少懷說

天地者生民之本也教養者王道之原也聖人者功化

之極也民非天何以生非地何以養然天地能生養民而不能人督其孝弟戶賜以衣食也惟聖人出而節民之性阜民之財然後長幼得遂其宜出入得安其命故曰天地育萬物而聖人經天地然其道要不越於教養古者分疆畫井民授之田家各百畝居有宅宅有桑春而耕秋而穫夫而農婦而織當是時也老者其養於堂幼者其哺於室矣而聖人曰未也是不可以無教於是家立塾黨立庠術立序國立學以五禮防其偽而範之

中以六樂防其情而尊之和凡遒人木鐸以至樂正大司徒無一非教之官干戈羽籥夏楚之類無一非教之具故其時之民罔弗事長上以孝字幼孤以慈者自王政鈌而井田廢民生困而教道衰壯者無以資其生貧者無以賙其恤於是老者不克奉而幼者不克顧此孔子所以慨然於王道而思安與懷之也朕撫御萬國聖人之德恒企焉而不逮而志在仁育元元每講求於老安少懷之道雖三代之井田學校非後世所能猝復而

竊師其意則惟有薄稅歛以厚民生興禮教以正民德而已雖然王道必積久而後成是朕志殆終無已時也

佛牙說

薊州之盤山寺相傳有佛牙闊二寸其長以倍寺之人藏而寶之豈不以其異焉而羣奉以為神乎夫異固非聖人之道之所貴者聖人之道其質日用飲食其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行而著習而察是天下之大同也惟其同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忠孝節義之概無不

可以勉焉而至佛則不然離俗以為高矯情以絕物悖先王之教而創為苦空之說舉天下之好異者莫有能尚之者也世之人爭騖其說之異而竝及其形質之怪且誕者亦羣然尊奉之是非大惑歟夫堯之眉八彩舜之目重瞳堯舜不自為異也而千古之下思學為堯舜者以其孝弟之道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不聞其以眉與目也故使佛之牙出於偽耶則其譸張為幻也已甚使其果眞耶則古之可怪者多矣又何足貴乎朕嘗

巡幸畿東駐蹕此州聞有是事慮其罔世而誣民也因作是說俾州之人袪所惑焉

詩說

詩者心之聲也原於性而發於情觸於境而宣於言凡山川之流峙天地之顯晦風物之變遷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古今治亂興亡之跡無不可見之於詩而讀其詩者雖代邈人湮而因聲識心其為常為變皆得於詩遇之故曰感天地而動鬼神莫善乎詩然

詩道升降與世遞遷三百篇之經孔子刪定者可觀可興可羣可怨極纏綿悱惻之思皆忠厚和平之意性情之正也負乎其莫可及已迨詩亡而騷作騷亡而漢之五言作流傳於魏猶存古風降自六朝寖尚綺麗比興義鈌唐以詩取士能名家者桀如林立初唐盛唐咸足上追風雅然其間矩矱雖一而心聲各別奇正濃淡品格自成不可强而同也至中晚則菁華盡露而渾厚之象為稍變矣若夫宋人為詩大率宗師杜甫其卓然騷

壇者洵能樹幟一代雖後人覽之覺言理之意居多言情之趣居寡然反復涵泳自具舒暢道德之致及乎有明詩家起而規模唐音洋洋渢渢可謂盛矣而明之於唐終有間焉朕稽古之暇怡情吟咏於唐人詩集雖嘗誦習而猶念詩有其原故復上遡乎楚詞以及三百篇尋玩其指趣博徵其義理庶幾得其心之元聲而毋騖乎世之所强同者因為之說以自勉云

琴說

琴何自而昉也新論曰神農氏王天下而作琴通典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廣雅曰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於是琴制始備及孔子學琴師襄子如見文王今所傳文王操是也閒嘗考其義上圓下方法乎天地前廣後狹別乎尊卑大弦為君寬和而温小弦為臣清廉不亂蓋有明良交濟之道焉又聞之琴者禁也禁入於邪以正厥心則閑邪存誠之道更寓於是朕詩書不輟陶泳性情於琴之理頗有

會心油油怫釋不啻與神農伏羲數聖人晤語一室夫琴不過樂中之一器耳乃精求其理遂至和天人通神明純君道表臣職正心修身阜財解愠無善不具何其廣大而淵微歟然則朕之崇德淑性以誠和萬邦也殆於琴乎遇之

稼說

朕嘗讀雅頌諸什其時之公卿大夫士罔不盡力於田畝而其西成東作之景至被諸管弦升歌清廟豈非以

其事為國之大務耶間考其義若生民之詩茀厥豐草是去稼之害也甫田之詩或耘或耔是雝稼之本也良耜之詩荼蓼朽而黍稷茂是厚稼之生也其詳且盡若此朕軫念農業每廵省畿甸時而春也則觀其播種之函活時而夏也則觀其良苗之懷新時而秋也則觀其穀穗之頴栗堅好用以親民亦因假以自樂非若周成之於豳風徒得之矇誦而已然竊計其自春而夏而秋寒暑遞遷嗟我農人其間芟薙之功滋培之力藴崇之

方棄匪類而殖嘉禾如詩人所云者朝斯夕斯不遑啓處累閲月而㲉乃告登甚矣稼穡之艱習焉而後知之也雖然世顧有耕而得餒者原其初非不庤乃鎛播乃種而始勤終惰汚穢弗治稂莠弗剪苗在草間迄乎秋期十無一穫豈地土之不宜天時之不善哉咎在害稼罔辨而養夫稼者未博其功也噫治稼之道可通於治天下矣

操舟説

器之利用而致遠者陸行莫如車水行莫如舟舟之為用也逸於車而險或過之若享其逸而不入於險則恃乎操舟者之有其道也當夫水石擊撞波濤怒飛迴飆如驚驟合若離此非其巧之為乎至如浮滄溟駕虞淵歷艨艟如衽席泛浩瀚以洄沿此非其習之然乎若或淩萬頃之中流驚颶風之四集檣檝敧傾徒侶失色巧者不及施習者不及試斯時也惴惴然有胥溺之憂自非備之以至豫而持之以至慎殆鮮克濟事焉蓋其所

為巧與習者藝也而其所為豫且慎者道也易曰濡有衣袽終日戒詩曰紼纚維之言其豫也言其慎也朕南巡江淮間見操舟者苟備之豫而持之慎矣雖大舟罔弗如其意之所欲為焉苟備之不豫而持之不慎舟雖小亦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夫舟一器操舟一藝耳猶必有道持之以不至於敗況居天下之大器者哉揚子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安矣此物此志也

信古解

學以求古人之是也非以求古人之非也六經之義藴博大精奥有終身探索之而難盡者自後世好異之徒喜立巳説以爭衡於世於是離經悖道無所不至而身心之所喪者多矣究之古人之論其理常昭於千古而彼之所非議古人者卒不能行其所獨是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以孔子之神聖而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

絕未嘗有一端辨駮古人者惟汲汲皇皇以深窮其理遵循其訓而已此其故何也夫亦曰我之學於古者求其有益於吾身吾心云爾豈以是求異於古人為哉慨自孔子殁而異端邪說紛爭竝起互相抵牾大道愈晦於是不知而妄作肩相望也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起而闡明經學聖人之道復著使後之人篤信其說以求古人之所為是者是亦世道之幸矣朕故作此觧以導世之惑於異學者

八議解

嘗讀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竊歎古聖人之統馭臣下何仁至而義盡也無論堂陛相得之時歌麥蕭賦湛露藹然其有禮意焉即為之臣者職業或有所忝以罪戾貽羞勢不得不繩之於法而猶必多為之解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之夫豈聖人之有所私於其間而故以屈天下之法哉特以親故賢能功勤貴賓八者皆素所倚毗而禮

貌之者也若一旦有罪竟與疏賤之儔輿隸之輩同罰而竝辱非所以厲廉恥而彰仁恩也故嚴其防於五刑而通其權於八議語曰禮義節廉以治君子又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言乎貴賤之有體也秦用申商之術行督責之令嵩尚峻法治以大壞漢初猶有餘風至文帝用賈誼之言而大臣遂有廉恥自重者朕禮遇臣下惟期其砥礪於無過郎間有微眚亦不忍斥言之也庶幾百尒卿士其爭自勉於道義之途而漸

有禮讓之風焉由是而往將八議亦可存而弗論也夫

鄉舉里選解

取士之塗古今異制得失之數可考而知也古者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德行居其二而藝居其一五禮六樂之文不先於知仁聖義孝友睦婣也春秋良世齊桓霸主而國語所載正月之朝親問鄉長猶必以慈孝賢仁為選首此古人鄉舉里選之法惇本而崇實得人所以盛也自科舉之法行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

所以自見相率而趨於記誦之學文辭之末由是古制大變而得人之效衰矣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天之生才豈以世為厚薄而後世之人才寖不及古者法使之然也然欲盡廢貢舉而復鄉舉之舊又有所不可蓋古之風俗純茂人心質樸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選舉一出於至公而無狥名失實之患後世文巧日勝澆競滋多徼貴者或由於勢利之交簡斥者或出於愛憎之口此九品中正之

法所以終不可行也雖然貢舉之不可廢者勢也非法之盡善也必也愼簡有司嚴立程品取實學而汰勦說崇雅正而削浮夸矯鑒其前違而課責其後效以無失乎聽言觀行之意則庶乎其可以得人矣

以德為衛解

城郭之固足恃乎公輸之巧可仰而攻也河山之險足恃乎五丁之勇可啓而乘也兵革之利足恃乎耰鋤棘矜之子可起而抗也蓋天下大器也有天下大業也幅

員之廣人民之衆至遼闊而莫可紀極使必畫地而守之家撫而户諭之其勢將不能終日聖人知其然故常有道焉合天下之渙而不至於離爲之本仁以育之率義以正之忠信誠慤以行之哀矜惻怛以嘔喻之使夫天下之人親之如父母肫然有不可解之誼如是而我之所以爲天下者亦庶乎其可以無患也故曰以力爲衛者一夫之雄也以險爲衛者一國之守也以德爲衛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夫古之善爲衛者莫如

秦內之尺寸之兵毋得入殿廷外之罷侯置守收天下之兵銷以為鐘鐻卒之盜起於博浪之中禍及於齋宮之內當此之時非無衛也明之時其君皆深居九重狃於燕逸間以郊祀親行所乘輦皆用鐵絲為障以防不測然其究也羣盜竝起以至於亡此亦非備之不豫也故尚德則雖無周廬式道而可以為安尚威則雖有金城湯池不可以為固治天下者觀於此亦可以擇術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